

禹墟—— 淮河岸边的文明曙光



大禹治水图



禹墟遗址出土的陶瓷

禹墟遗址的大型祭祀台基

蚌埠市西郊涂山南麓的淮河东岸,有一个淮河流域目前发现最大的龙山文化遗址——禹会村遗址,总面积为50万平方米。种种迹象表明,禹会遗址年代为距今4000多年。这个时期,正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晚期,也是大禹生活的年代和中国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。

被认为是中国夏朝王朝建立的标志性事件的涂山之会,传说禹建都阳翟(河南禹县)后召集夏和夷的部落首领于涂山,正是在今蚌埠境内。禹会遗址的发现,表明在大禹时代前后,已有大规模的原始部落群在蚌埠生活,为证实传说中的“涂山氏国”提供了重要证据。

张亚琴

▶ 淮河是古代文明传播的必经路径

作为黄河中、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在淮河流域的出现,代表了一种新型的聚落形态,它应是当时政治、经济和宗教活动的重要区域。禹会村遗址的文化面貌既有山东龙山文化的特点,又有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,同时,与良渚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,表现了我国江淮地区复杂的文化面貌。

▶ 祭祀的重要活动场所

大禹在涂山会诸侯的时期,正是夏王朝成立的前期,也是中国古代王朝形成的最关键时期。所以,与大禹治水有关的禹会村遗址,也就自然成了关键时期的关键遗址。

在遗址处,有一个面积为25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。有近100平方米的烧祭面和之上的沟槽以及数块磨石,陶甗(yān)等遗迹、遗物和排列有序、整齐划一的

▶ 陶器证明4000年前的祭祀

最能证明禹墟遗址在4000多年前曾举行过大型祭祀活动迹象的,是出土的陶器。不论是有着20多种样式的鬼脸式鼎,还是出现比中原地区至少要早1000多年的假腹簋(guǐ),以及精美的陶鬲(guǐ),都是与生活关系不大的祭祀用品。

三腿鬼脸鼎在龙山文化时期多被当作避邪之物,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宗教意图。假腹簋杯浅壁薄,根本就不能盛装东西,绝非正式的生活用品。陶鬲更是吸水性强器壁极薄的祭祀器皿,多为地位高贵的上等人用来作为祭祀的用品。这些陶器由于烧制简单粗糙,加之壁体

禹墟遗址出土的陶器带有明显的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特征,从陶器的演变上使黄河中下游——淮河流域——长江下游的龙山文化形成关联,从而证明淮河流域是古代文明传播的一个必经路径,是连接黄河、长江两大文化传统的纽带和桥梁,也是华夏、东夷、苗蛮三大集团相互碰撞和融合的地区。

35个柱洞,显现出了当时的祭祀规模和复杂的内容。在相距大型祭祀台基约100米的西南部,除发现埋藏有单件较完整陶器或磨石的小型灰坑外,还发现了三种经过人工控制并且埋藏有别的大型祭祀坑。坑内埋藏着大量的陶器,并伴随着木炭和兽骨,同时,具有神秘色彩的圆圈迹象,影射着它内在的含义。禹会村不是一般的人类居住遗存,应是以祭祀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场所。

单薄,有的仅比蛋壳稍厚些,受到磕碰极易破碎而且难以修复,大多不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,完全是祭祀器皿,往往在祭祀结束就弃之不用。

禹会村遗址出土大量烧制粗糙,胎质不纯,薄如蛋壳且无法在生活中使用的器皿,其底部往往都有明显火烧烟熏的燎痕,说明这些器皿就是为大型短期祭祀活动而烧制的用品。这种迹象从另一种角度证明,在4000多年前的禹墟遗址上的确曾经举行过一场规模宏大的祭祀活动。

涂山之会的传说

大禹建立夏朝后,在以前先王子孙诸侯国林立的基础上,又分封了很多诸侯国。为维护夏朝和诸侯国的统属关系,大禹决定开一次诸侯大会。因这时正值各方诸侯来朝,夏禹趁机举行郊祀之礼,并提及禅位于皋陶,惹恼众多诸侯。

大禹郊祭之后,见诸侯不服而去者有三十三国之多,心中不免纳闷。计算起来,不服之国以东南两方为多。于是大禹决定在阳城东南的涂山尽早召开诸侯大会,以检讨自己的过失。

这次涂山之会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夏王朝建立的标志性事件。到了正式大会的日子,大禹穿了法服,手执玄圭,站在台上,四方诸侯按着他们国土的方向两面分列,齐向大禹稽首为礼,大禹在台上亦稽首答礼。礼毕之后,夏禹大声向诸侯说道:“如果我有骄傲矜伐之处,请大家当面告知,否则就是教我不仁啊!对大家的教诲,我将洗耳恭听。”原本对大禹有意见的诸侯看到大禹这种态度,也都表示敬重佩服,消除了原先的疑虑。

这次大会,各方诸侯都带来了朝贺的礼物,大国献玉,小邦献帛,史书记载“禹会诸侯于涂山,执玉帛者万国”。

为表示敬意,各方诸侯常来阳城献“金”(青铜),后来,大禹为了纪念涂山大会,准备将哪一州所贡之金,就拿来铸哪一州的鼎,将哪一州内的山川形势都铸在上面。即后来的冀州鼎、兖州鼎、青州鼎、徐州鼎、扬州鼎、荆州鼎、豫州鼎、梁州鼎、雍州鼎。九鼎象征着九州,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,豫州即为中央枢纽。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阳城,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,天下从此一统。

朱玉婷 整理

